景宋本禮記正義

三

禮記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檀弓第四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此於别録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事同不以子游名篇而以檀弓爲首者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爲篇目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賔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

也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

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

疏公儀至立孫 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子廢適立庶爲檀弓所譏之事公儀仲子身今喪亡檀弓與之爲友又非處他邦爲之著免故爲重服譏其失禮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既死舍其適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居在賓位而言曰何居居是語辭言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前猶故也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其適孫而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爲仲子隱諱乃言曰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故云亦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爲古之道也更繼之云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爲疑問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

注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

正義曰知者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爲之免
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祖免也若朋友俱在
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
亦然知者以云皆在他邦乃祖免明不皆在者則否 注
公儀蓋魯同姓　正義曰知者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
子服伯子是魯人故疑魯同姓也知同姓者以春秋有公
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也 注 去賓至大夫　正
義曰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
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
君使人襚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
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
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
斂訖故士舉男女奉尸俠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
絰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
在東耳而檀弓之來者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
而主乂未覺後乃趨繝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

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又云在門內北面云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者案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云蓋者彼云子服景伯此云子服伯子不同故云蓋景是謚伯是字也　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　正義曰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故中候云發行誅紂且弘道也是七百年之基驗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　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左右就養無方　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　服勤至死

致喪三年　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　事君有犯

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左右就養
有方不可侵官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
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疏事親至三年正義曰此
一節論事親事君及事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各依文解
之 注無犯至幾諫 正義曰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
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
義是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是尋常之諫也 注左右至
常人 正義曰凡言左右者據僕從之臣故立有左右僕
從之官位此左右言扶持之謂子在親左相右相而奉持
之云子則然無常人然猶如是也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
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 注勤

勞至爲制　正義曰言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　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上曲禮云五十不致毀與此同云凡此以恩爲制者凡上三事對下君與師故云以恩爲制

注既諫至言之　正義曰知既諫而後人有問其國政可以語其得失者昭三年左傳云晏子謂景公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景公曰子近市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諫景公重刑後及其聘晉與叔向言齊國之政將歸陳氏景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是既諫得言君之過若其未諫而言君過則不可故昭三年子大叔如晉張趯與子大叔言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未曾諫君輒言君德之退故傳云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是其被譏也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所以論語稱孔子爲昭公諱而稱丘也過者聖人含弘勸奬擘過歸己非實事也若史策書理則不一若其良史直筆不隱君過董狐書趙盾

弒君及丹楹刻桷之屬是也若忠順臣則諱君親之惡者春秋辟諱皆是故僖元年左傳云諱國惡禮也 注 不可侵官 正義曰案成十六年左傳云晉楚戰于鄢陵時欒書將中軍欒鍼爲晉侯車右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侵官冐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詩欒書棄元帥之任欲載晉侯是侵官也故云不可侵官此謂君有平常小事若有危難當致死故論語云事君能致其身 注 方喪資於事父 正義曰方謂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故云資於事父資取也取事父之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戚容稱其服 注 心喪至爲制 正義曰凡親有冥造之功又有生育之惠故懷哀戚之痛同君衰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衰表盡哀戚師則以恩愛成己有同於親故不爲制服故云心喪戚容如喪父爲恩愛成己故也云而無服者既無親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也云以恩義之閒爲制者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兼有親恩君義故言恩

義之閒爲制但子之事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臣之事君利在功義若有惡不諫社稷傾亡故有犯君之過惡衆所同知故云無隱也**季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宅欲文過**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疏 季武至之哭　正義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兼論夷人冢墓爲寢欲文過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 武子至孫夙　正義曰案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夙是公子友曾孫也

注 自見至文過　正義

曰言文過者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以爲寢不肯服理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 吾許至何居吾許其大者聽之將喪而入葬是許其大不許其細哭是細也何居居語辭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何道理故云何居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

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污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伋則安能自子不能及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

疏 子上至始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 禮爲至服耳 正義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令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子思至而污 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

加隆厚爲之著服道汚者汚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爲之著服　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不能及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此殷之喪拜也頽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

疏　孔子至至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頽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已前賓後已各以爲頽然而順序也　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者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也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評二代所拜也至者謂先稽

顙後拜也重喪主貌惻隱故三年喪則從其頎至者也
注重者至殷可　正義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自期
以下如殷可此經直云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鄭知拜
而后稽顙是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是周之喪拜者以孔
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
反哭而弔殷以慤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
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知並是殷周喪
拜者此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明非三年喪者則從其順
故知並是喪拜但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
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
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鄭知殷先拜而後稽顙周先
稽顙而後拜者以孔子所論皆先殷而後周今拜而后稽
顙文在其上故爲殷也稽顙而后拜文在其下故爲周也
且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
示不爲後也若爲後當稽顙而後拜也重耳既在周時明
知先稽顙而後拜者若然士喪禮既是周禮所以主人拜

稽顙似亦先拜而後稽顙者士喪禮云拜稽顙者謂爲拜之時先稽顙其喪大記每拜稽顙者與士喪禮同案晉語云秦穆公弔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顙與下篇重耳稽顙不拜文異者國語之文不可用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者知齊衰杖用凶拜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爲妻杖得稽顙也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若然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則杖期以下皆用吉拜今此杖期得用凶拜者雜記所云大判而言雖有杖期揔屬三年之内能氏以爲雜記所論是拜問拜賜故杖期亦屬吉拜必知然者以鄭注大祝凶拜云三年服者是用雜記之文解以凶拜之義則拜賔拜問拜賜不得殊也且雜記問與賜與於拜文上下不相接次不可用也周禮大

祝一曰稽首鄭云頭至地案中候我應云王再拜稽首鄭云稽首頭至手也此即臣拜君之拜故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故下曲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則大夫於君得稽首二曰頓首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唯頓首也三曰空首鄭云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其與拜手是一故爲頭至手也此荅臣下之拜其敵者既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四曰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拜謂有敬懼故爲振動故尚書泰誓火流爲烏王動色變是也五曰吉拜者謂先作頓首拜後作稽顙故鄭康成注與頓首相近六曰凶拜者既重於吉拜當先作稽顙而後稽首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鄭康成云一拜荅臣下然燕禮大射公荅再拜者爲初敬之爲賔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筭爵之後唯止一拜而已八曰褒拜者鄭大夫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也鄭康成云再拜 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者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引成十六年爲

事故敢肅使者此禮拜體爲空首一拜而已其餘皆再拜
也其肅拜或至再故成十六年晉郤至三肅使者此肅又
謂婦人之拜故少儀云婦人
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
言既得者少
孤不知其墓
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
墓謂兆域今之
封塋也古謂殷時
也土之高者曰墳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
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東西南北言居
無常也聚土曰
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
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
孔子先反
當脩
虞事
門人後雨甚至
後待
封也
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
也曰防墓崩
言所以遲者
脩之而來
孔子不應
以其
非禮
三
三
言

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脩猶治也

疏孔子至脩墓　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各依文解之　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　今既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歸還不知葬之處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墳記識其處　注周禮至士制　正義曰引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云周之士制者謂天子之士也　曰防墓崩　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言墓簀不崩鄭何以言脩之而來孔子何以言古不脩墓違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　孔子泫然流涕　自傷脩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

拜之爲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者曰醢之矣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遂命覆醢覆棄之不忍食疏孔子至覆醢　正義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兼明子路死之意狀

注寢中至親之　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故下云朋友哭諸寢門外案奔喪云師於廟門外者謂周禮也下文據殷法也注故謂死之意狀　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傳云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則是預知所以進使者問故者以子路忠而好勇必知其死難但不知其死之委曲更問之也注時衛至怖衆　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傳云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子路入逐之至臺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

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注云不使冠在地遂結纓而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疏 曾子至哭焉　正義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宿草陳根也草經一年則根陳也朋友相爲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期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一期之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

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喪三年以爲極亡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弗之忘矣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毁不滅性故忌日不樂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疏 子思至不樂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今各隨文解之 三日而殯者據大夫士禮故云三日也 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夫祀必求仁者之粟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多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者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附謂明器之屬亦當必誠信不追悔也 注言其至之屬 正義曰此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鄭意但言凡附身附棺自足又更云二日三月言棺中物少者三日之期家計可使量

度則必中棺外物多三月之賖思忖必就故言日月欲見宜慎也云謂明器之屬者案既夕禮除明器之外有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燕樂器甲冑干笮杖笠翣等故云之屬也　喪三年以爲極亡　此亦子思語辭也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以爲極亡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注云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竟已身恒慘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恐其常毀故唯忌日不爲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已欲其存寧若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　注　謂死至吉事　正義曰下篇子卯爲人君忌日恐此忌日亦爲子卯故云謂死日也言忌者以其親亡忌難吉事不舉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

殯於五父之衢　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

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娶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喪冠不緌**去飾

疏

孔子至於防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出怪已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已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爲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輤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輤故云其

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郰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郰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　注孔子至不告　正義曰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之文故注言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爲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揔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諠諠競爲異說恐非經記之旨案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郰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爲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爲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云叔梁紇

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少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　注愼當至知禮　正義曰挽柩爲引無名愼者以愼引聲相近故云愼當爲引云禮家讀然者然猶如是也言禮家讀如是引字故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讀引也云殯引飾棺以輤者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輤有裧緇布裳帷輤爲赤色大夫布裳帷士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大夫以下雖無輤取諸侯輤同名故飾棺以輤云葬引飾棺以柳翣者案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畫帷畫荒黻翣二畫翣二士布帷布荒畫翣二在上曰荒在旁曰帷揔謂之柳故云飾棺以柳翣

有虞氏瓦棺

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夏后氏堲周火孰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爲之言槨大於棺也殷人上梓周人牆置翣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略未成人

疏 有虞至之殤 正義曰此一節論棺槨所起及用棺槨之差各隨文解之

注 始不至上陶 正義曰案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二乾乾爲君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今虞氏既造

瓦棺故云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槨也繫辭何以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連言槨者以後世聖人其文既廣遠探殷周而言喪期有虞氏則然故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云有虞氏上陶者案考工記陶人造瓦器故引之證瓦棺 注火孰至折堲 正義曰火孰者以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堲故知堲是火孰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者謂鑿土爲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云或謂之土周由是也者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喚作土周引弟子職者證火孰曰堲之意案管子書有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堲鄭云折堲者即是正除之義 注槨大至上梓 正義曰槨聲與寬廓相近故云大於棺也殷人上梓亦考工記文引之以證槨也考工記又云夏后氏上匠於堲周不引之者以匠無所不爲非獨堲周而已故不引也考工記又云周人上輿輿非牆之事故於周人牆置翣亦不引之也 注牆柳至制文 正義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

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内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揔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揔稱柳也云凡此言後王之制文者凡謂虞夏殷周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塈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椁替塈周周人棺椁又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夏對殷周稱人故言后見受之於君虞則不對殷周自五帝之内雖受於君不須稱后也

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大事斂用昬昬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駥牝驪牡玄牲用玄玄黑類也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時亦白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易

曰白馬翰如 牲用白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戎事乘騵騵駵馬白腹牲用騂騂赤類

疏 夏后至用騂 正義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各依文解之 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苞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芽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郤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三

月爲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
爲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皡以十二月爲
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
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
云帝出乎震則伏犧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
伏犧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
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
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建
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下物得陽
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地統者以其物已吐
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
含養萌牙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
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
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
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
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

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沉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代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 注昏時至事也 正義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 注爾雅曰駥牡驪牡玄 正義曰引爾雅釋畜文駥牡驪牡玄謂七尺曰駥牡者色驪牡者色玄引之者證驪是玄之類也案庾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駥六尺以上爲馬凡馬皆有驪牡玄獨言駥者舉中以見上下明其諸馬皆然或爾雅釋詩云駥牡郭璞注玄駒小馬稍異鄭也 注玄黑類也 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七入爲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

黑類 注 翰白至翰如 正義曰所引易者易賁卦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賁離下艮上鄭注云六四巽爻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設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引此者證翰爲白色案彼以幹爲翰者以翰如白馬連文故以翰爲幹望經爲義以此不同 注 物萌色赤 正義曰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 注 騵駵馬白腹 正義曰爾雅釋畜文武王伐紂所乘也故詩云駟騵彭彭毛傳云上周下殷故周人戎事乘之若其餘事則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是也

穆公之母卒 穆公

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布幕衞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縑也縿讀如綃衞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人矣幕或爲幦

疏 穆公至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有異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穆公至曾孫　正義曰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曾孫也　曰哭泣至子達　曾申對穆公使人云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然故曰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爲母斬是爲父父母情同故荅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爲食故曰食也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

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布
幕衛也縿幕魯也者既言齊斬饘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
子諸侯各別以布爲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縿爲幕者魯
是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
云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如鄭
此言繡幕加斧文塗之内以覆棺椁也周公一人得用天
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
不宜異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
僭效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辨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
之別也今案崔言雖異而是曾申爲穆公說則同也然周
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
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
帳也帟小幕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而
今云天子用綃幕者崔靈恩云周禮所陳秖謂幄帟之帷
幕不論襯棺自用縿也天子別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此所
陳秖謂襯棺幕在於畢塗之内者也若其塗上之帟則大

夫以上有之故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下云君於士有賜帟然士無覆棺之幕下云子張之喪褚幕丹質者彼謂將葬啓殯以覆棺故鄭注彼云葬覆棺別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信驪姬之譖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皆當爲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曰然則蓋行乎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

則皆惡欲弑父者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甲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子奚齊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皐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經是以爲恭世子也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

疏 晉獻至子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各依

文解之 注 信驪姬之譖 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 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堇謂烏頭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 注 蓋皆至文公 正義曰此云蓋言子志及下蓋行乎以蓋非一故云皆當爲盍盍言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重耳欲使申生言見驪姬所譖之意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辯焉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則置藥經六日其酒必壞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云重耳申生異母弟者案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大子申生犬戎狐姬生公子重耳是異母弟也 注 言其至嬖焉 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復歡樂故此云是我傷公之心云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者莊二十八年左傳

云初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生奚齊其娣生卓子是驪姬嬖也云申生之母蚤卒者以左傳云姬命太子祭齊姜是蚤卒也　使人至而死　時狐突謝病在晉都大子出奔曲沃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大子不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告於狐突曰申生有愚短之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日被讒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其身命之死言死不愛命雖然不惜身命猶有所憂吾君年老子又幼少又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出圖吾君之事吾以爲憂伯氏誠能出外而圖謀吾君國家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　注前此至別氏

正義曰案左傳閔二年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欲令申生行云雖欲勉之火可盡乎下又云狐突欲行是狐突欲使行之事言前此者此謂僖四年申生將死之時前謂閔二年伐皐落氏之時在前五年故云前皐落氏在晉都之東居在山内皐落氏杜預云是赤狄別種故云東山皐落氏云伯氏狐突別氏者既言辭狐突又云伯氏故

云狐突別氏狐是惣氏伯仲者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下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爲氏也　注圖猶至稱疾　正義曰圖謀釋詁文自皐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者以經云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故知稱疾必有所因反自皐落去此不遠知自皐落反而稱疾也　注既告狐突乃雉經　正義曰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鄭注封人云緡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爲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傳云申生縊死晉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於新成廟　注言行至之有

正義曰春秋左傳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爲恭以其恭順於父事而已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

笑之笑其爲樂速　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

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

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復也

疏　魯人至善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今各依文解之　魯人有朝祥莫歌者魯人不辨其姓名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故鄭注笑其爲樂速然祥日得鼓素琴　夫子至善也　夫子抑子路呼其名云由若人治喪不備三年各有可責今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女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語助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已過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其人既美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既不當實禮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夫子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越

後月即其善言歌合於禮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禮記正義卷第八

禮記正義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十年夏縣賁父御卜國爲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公曰末之卜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

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爲爵疏魯莊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爲謚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戰于乘丘者乘丘魯地也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注縣卜皆氏也正義曰知縣卜皆氏者此有縣賁父下有縣子瑣七十二弟子傳有卜商故知皆氏也注戎車之貳曰佐正義曰案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爲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同稱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副曰佐是也熊氏以爲此皆諸侯法公曰末之卜也末微也

之哉也言微弱哉此卜國也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績注二人赴敵而死　正義曰知二人者以卜國被責縣賁父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陳遂死於下明兩人俱死也注圉人至裏肉　正義曰圉人掌養馬者案昭七年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云白肉股裏肉者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注周雖至爲爵　正義曰知周以士爲爵者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凡介行人皆爲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注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云猶無謚也者以此云士之有誄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謚也云郡大夫以上爲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於士冠之下而爲此記又云諸侯大夫明生無爵死無謚據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郡以上曾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

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簀謂牀笫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

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已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疏曾子至而沒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華畫至爲刮　正義曰凡繪畫五色必有光華故云華畫也云簀謂牀第者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第云說者以睆爲刮節目者說者謂在鄭之前解說禮者說此睆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睍睆好貌是也云字或爲刮者謂禮記之本有以睆字爲刮云華而刮者故云字或爲刮

注未之能易已病故也　正義曰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臥既病之後當須改正以已今病氣力虛弱故時復一時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

乃更驚駭　注曾子至覬也　正義曰知齊嘗聘以爲卿者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爲也但齊以相楚以令尹晉以上卿而鄭言齊嘗聘爲卿者以三國文連合帶爲注耳且相即是上卿革急也釋言文　曾子至已矣　曾參謂曾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何者君子之愛人也必以善事成己之德則童子是也細小之人愛人也不顧道理且相寧息即汝是也吾今更何求焉唯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仆焉斯已矣者斯此也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慎終如始禮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故春秋魯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也成公薨于路寢傳曰言道也他人名己得呼爲大夫之稱而言夫子若己不爲大夫則己所爲當須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牀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

疏始死至廓然　正義曰此記人因前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形節也事盡理屈爲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殯斂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者又漸緩也皇皇猶栖栖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　練而慨然者轉緩也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　祥而廓然者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敗於

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

疏 邾婁至始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二國失禮之事 注戰於至招䰟 正義曰魯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于外陘左傳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不聽公及邾師戰于外陘是也

注 時師雖勝死傷亦甚者則傳云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是也鄭云此者解復之以矢之意以其死傷者多無衣可以招䰟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䰟冀其復反然招䰟唯據死者而鄭兼云傷者以其雖勝故連言死傷以淡句

耳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 注 敗於至素總

正義曰案左傳魯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魯人怨而歌之魯襄四年冬也此云秋鄭舉其初也云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左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臧紇武仲也言狐裘武仲所服也是時襄公年七歲微弱故云我君小子也朱儒短人也臧武仲短小故云朱儒云去纚而紒曰髽者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者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弔服無文故云疑衰與必以疑衰者案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衰爲上緦衰次之疑衰爲下案喪服大夫弔服錫衰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

衰則君弔大夫大夫相弔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緦衰疑衰天子弔諸侯皆以緦衰弔大夫士以疑衰若諸侯弔大夫以錫衰弔同姓之士緦衰弔異姓之士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緦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相弔如一皆疑衰故鄭注司服云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緦衰爲弔服者以緦衰是士之喪服不以弔也故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疑衰變其裳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爲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云皆吉笄無首素總者大戴禮文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世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

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誨教也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

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

疏南宮至八寸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爲舅姑服髽與笄總之法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辭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　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者上爾爲女下爾語辭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女造髽時無得從從而大高又無得扈扈而大廣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之云蓋用榛木爲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　注南宮至兄女　正義曰知孟僖子之子南宮閱者案左氏昭七年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是也云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者論語云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　注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　正義曰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辭招隱云山氣巃嵸兮石嵯峨則巃嵸是高也扈扈猶廣也爾雅釋山云卑

而大扈郭云扈是廣貌也此云無得高廣者謂無得如斬衰高廣也

注 總束至八寸　正義曰案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也以二寸為差也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同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加猶踰也

疏 孟獻至等矣　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不謂加於禮

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閒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閒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閒謂閒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閒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

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信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

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閒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閒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正義曰知者案襄五年經書仲孫蔑會吳于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是孟獻子爲仲孫蔑也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云慶父輈稱死時人爲之諱故去孟氏杜預以爲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忘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疏　孔子

至笙歌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　十日而成笙歌者上云彈琴而不成聲此云十日而成笙歌之聲音曲諧和也　注五日至以氣　正義曰此者解先彈琴後笙歌之意由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疏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正義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蓋是疑辭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爲實故云蓋既祥而絲屨以組爲纓也　注譏其至有若　正義曰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譏其早也云禮既祥白屨無絇戴德喪服變除禮文云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案玉藻云玄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其綦組爲纓則

當以玄色爲冠若既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爲飾絇繶純之屬故士冠禮云白屨緇絇繶純纁屨黑絇繶純鄭注屨人云絇屨頭飾繶是縫中紃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繶純也

死而不弔者三 謂輕身云孝也 **畏** 人或時以非罪攻巳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 **厭** 行止危險之下 **溺** 不乘橋舩

【疏】死而至厭溺 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理橫死不合弔哭之事 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巳巳若不有以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鄭玄注引論語以證之明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 厭謂行止危險之下爲崩墜所厭殺也 溺謂不乘

橋舩而入水死者何㴱去馮河潛泳不爲弔也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衞齊豹欲攻孟縶宗魯事孟縶是時齊豹欲攻孟縶宗魯許齊豹攻之不告孟縶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行仁義

子路聞之遂除之

疏

子路至除之

正義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

姊妹欲申服過期也是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樂之義**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疏 大公至仁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

大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師大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先王所制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已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

禹愛樂其王業所由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死正丘首謂狐之死正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之與禮兩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其所自本禮云不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己之所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　注齊大至營丘　正義曰知留爲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大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四岳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爲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子

孫生焉者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然觀經及注則大公之外爲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毋慈毋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爲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云齊曰營丘者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以水營遶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伯魚

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

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嘻悲恨之聲伯魚聞之遂除之

疏 伯魚至除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　注嘻悲恨之聲　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舜葬於蒼梧之野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蓋三妃未之從也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

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三以定尊卑

季武子曰周公蓋附 附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疏 舜葬至蓋附 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 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爲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 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悉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附舜時未有此禮故云未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附葬附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亦云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知謙爲疑辭 注 舜征

至爲郡　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
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於
九疑山是爲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
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荅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
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注）古者
至尊卑　正義曰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繫篇云
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
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
都生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摯帝嚳崩帝摯即位
摯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繫之文稷爲堯之異母弟也及
注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爲姜嫄是高辛之世妃謂高
辛後世子孫之妃用命歷序之文以爲帝嚳傳十世姜嫄
是帝嚳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
辰極橫后妃四星縱曲相扶案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
著衆明象星立妃也云帝堯因焉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
之從明堯亦四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

子云舜不告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爲取妻是絶其後也云但三妃而巳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爲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爲正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者案昏義后一夫人三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妾生微子後立爲正妃生紂殷巳有后者謂三妃裏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倍加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疏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　注見曾至適室　正義曰案上

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閒爲垼于西牆下新盆槃缾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爲謙無甸人掘坎爲垼之事是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許其口習

故

疏 大功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也 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

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胤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殽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録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吾今日其庶幾乎言易成也

【疏】子張至幾乎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　子張病困召子申祥而語之曰若君子之死謂之爲終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若小人之死但謂之爲死無

功名可錄但形骸澌盡也子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子　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冀也言吾若平生爲惡不可幸冀爲君子之人吾即平生以善自脩今日將死其幸冀爲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助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　注　申祥至孰是　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召申元同故知子張子也云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者案史記大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大史官脩史未成而卒其子遷續成史記作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　疏　曾子至也與　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之事　始死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以

爲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外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

注 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

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爲時期切促急令奠酹不容方始改新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

疏 曾子至亦然 正義曰此一節論無服爲位哭之禮位時有哭小功不爲位也者曾子以爲哭小功之喪當須爲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

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爲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是亦如子思也 注 位謂至爲也 正義曰知位謂親疏叙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爲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爲位也云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者謂庶人微賤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輩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説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説不與經合非一也 注 娣姒婦小功倡先也 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傳云弟長也鄭注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魯

宣公弟叔肸之妻是弟妻爲姒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肸之妻是亦謂弟妻爲姒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案詩云倡予和女是倡爲先

注 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此以外皆不爲位故奔喪禮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禮云壹哭而已不爲位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

疏 古者至古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　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橫縫之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襵而橫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

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疏曾子至能起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　曾子謂子思伋誇已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聖王制其禮

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卽後人難爲繼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 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

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 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

而可乎 以己恩怪之

疏 曾子至可乎 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爲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卽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秖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卽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理王義非也

伯高之喪 伯高死時在衞未聞

何國人　孔氏之使者未至　謂聘賵者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　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　疏　伯高至伯高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冉子孔至貸也　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冉有名求魯人也攝猶貸也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　孔子曰至伯高　孔子既聞冉有貸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　注徒猶至傳乎　正義曰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禮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爲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

赴於孔子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尚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別親疏也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遂命子貢爲之主明恩所由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於正主

疏伯高至拜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各依文解之　注別親疏也　正義曰兄弟親父

友䟽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門外也 注 別輕重也 正義曰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已之所居師又成就于己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諸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爲野哭也 曰爲至拜也 夫子旣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女相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 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 以爲薑桂之

謂也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疏曾子至謂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注爲記至薑桂　正義曰知非曾子之言而云爲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焉下云以爲薑桂之謂也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曾子自言還自解乎故以爲記者正曾子之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痛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

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疏子夏至久矣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 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哀喪其子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喪明則哭之子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爲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爲談說辯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

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似有疾）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喪）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

疏 夫晝至於內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

注 大故謂喪憂 正義曰上文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憂而夜在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爲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非致至於內 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

亦有入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　正義曰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爲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爲外內耳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疏】高子至爲難　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皐孔子弟子名柴　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高柴鄭人字子皐【注】言泣無聲如血出　正義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注言笑之微　正義曰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君子以爲難　君子以高柴所爲凡人難可爲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渫出樂至爲大笑今高柴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爲難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爲褻喪服邊偏倚也

疏衰與至服勤　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裳外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爲褻之事各依文解之　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外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麤不應廣狹乖法便爲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也　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廣其事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

既不倚斬重不言亦可知也　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爲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己　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　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　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　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　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疏　孔子

至行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前日君所使舍己　正義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爲君所使舍己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左傳云以爲東道主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爲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故以爲君所使舍己者 注賻助至曰驂　正義曰謂助生者喪家使用故旣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賻爲助生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死兩施熊氏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即財也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騑馬曰驂者說文云騑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詩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在外也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旣身爲大夫者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　子貢至行之　以子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入而哭之遇值主人盡

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爲之出涕既爲出涕當有厚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涙交下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涙然論語云顔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爲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顔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顔回者但舊館情䟽厚恩待我須有贈賻故說驂賻之顔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顔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顔路無厭更請賣車爲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孔子在衞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若速

反而虞乎（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　祭祀末也）顏淵之喪饋祥肉（饋遺也）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彈琴以散哀也）

疏（孔子至行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爲本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慕謂至還然　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在後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疑在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問喪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乃足

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　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

二三子亦皆尚右傚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疏孔子至尚左 正義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 注喪尚至陽也 正義曰此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 孔子蚤作作起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歌曰泰山其頹乎泰山衆山所仰梁木其壞乎梁木衆木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既歌而入

當户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穨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已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

爲凶象嚋發聲也昔猶前也

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

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疏孔子至而沒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各依文解之　注欲人之怪己　正義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寛縱皆是特異尋常陵旦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己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搖寛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

注梁木衆木所放　正義曰衆木榱桷之屬依放橫梁乃存立放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

注以上至不萎　正義曰泰山梁木並指他物哲人其萎指夫子之身以二物比己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云詩云無

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其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證萎病 注 蚤坐急見人也

正義曰君子尋常不自當戶已歌而入即當戶而坐故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　泰山至安放　上既泰山梁木哲人三句今子貢所云泰山其頹云吾將安仰梁木哲人摠云吾將安放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怱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摠云吾將安放

夏后至之也　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旣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為主猶尚西階以為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閒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閒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庾云生無此禮於義疑也蓋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則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至明堂具解

注言奠者以爲凶象　正義曰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

注孰誰至將死　正義曰孰誰也釋詁文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其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使南面鄭注言任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爲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禮記正義卷第九

禮記正義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頴達等奉

勑撰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爲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弟子爲師喪制之禮各依文解之 ○門人疑所服者依禮喪師無服其事分明今夫子之喪門人疑者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應特加喪禮故疑所服 注弔服至三年 ○正義曰知

爲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也必知喪師與朋友同者案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是弟子相爲與爲夫子同但絰出與不出有異明其服同也云弔服而加麻麻謂絰與帶也皆以麻爲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緦麻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是也鄭知服緦之絰帶者緦爲五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爲弔服之限故知緦之絰帶也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旣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鄭司農云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鄭康成云無事其縷哀在內以服稍重故但治事其布不治事其縷鄭司農又云緦十五升布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鄭康成云無事其布哀在外以其稍輕故得治縷也司農又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首服弁絰者鄭注司服云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鄭知如爵弁者見下文云

殷人冔而葬又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冔是祭冠也
故知弁絰是爵弁也知加環絰者以雜記云小斂環絰公
大夫士一也天子弔諸臣之服無問當事與不當事皆弁
絰也諸侯以錫衰爲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
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已臣當
事則弁絰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絰於士雖當事亦皮
弁諸侯雖以錫衰爲常弔之服其弔士亦有緦衰疑衰故
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之士則緦衰異姓之士則疑衰卿
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諸侯
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
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爲喪
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
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當事亦弁絰故鄭注
喪服云士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凡弔服唯有弁絰皆
無帶也知無帶者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絰不云帶故
知然也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喪

服云朋友之相爲服則士弔服也既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夫等皆用士之弔服唯加緦之經帶爲異耳是以喪服朋友麻鄭注云服緦之經帶又下文云子游襲裘帶經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朋友相爲加帶凡朋友相爲者雖不當事亦弁經故下文去群居則經是也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飾棺牆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夏也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是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

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各依文解之 注 公西至
子華 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
四十二歲鄭云魯人也 飾棺至夏也 孔子之喪公西
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
於是以素爲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
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
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
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
也 注 牆柳至攝與 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故
謂障柩之物爲牆障柩之物即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
揔而言之皆謂之爲柳也縫人注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前
文注云牆柳者以經直云周人牆置翣文無所對故注直
云牆柳也此文爲下對設披設崇設旐之事皆委曲備言
故亦委曲解之故注云牆柳衣也其實牆則柳也雜記喪
從外來雖非葬節以裳帷障棺亦與垣牆相似故鄭注不
毁牆之下云牆裳帷也皆望經爲義故三注不同云翣以

布衣木者鄭注喪大記云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云如攝與者攝是漢時之扇與疑辭鄭恐人不識翣體故云如今攝與

注披柩至綢杠　正義曰案喪大記國君纁披六鄭云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故此云披柩行夾引棺者云崇牙旌旗飾也者對下綢練設旐故爲旌旗飾也謂旌旗之旁刻繒爲崇牙𢏚必以崇牙爲飾者𢏚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案既夕士禮而有二旌一是銘旌是初死書名於上則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置於西階上葬則在柩車之前至壙與茵同入於壙也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之前至壙柩既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故鄭注既夕禮云柩車至壙祝脫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而還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

反此是士之二旌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與士禮同故司常云大喪共銘旌鄭注云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初死亦置於西階將葬移置於茵從遣車之後亦入於壙也是其一旌也司常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則明器之旌止則陳建於遣車之上行則執之以從遣車至壙從明器而納之壙中此二旌也案士禮旣有乘車載旜攝孤卿之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謂以金路載之至壙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此其三旌也然則天子三旌也士以禮無遣車故無廞車之旌但二旌耳諸侯及大夫無文熊氏以爲大夫以上有遣車即有廞旌並有三旌也云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者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中設旐夏也案鄭注明堂位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以此差之古代尚質有虞氏但注旄竿首末有緇帛故云綏也夏家漸文故有素錦綢杠又垂八尺之旐故夏云旂也旂是大古名非交龍之旂周則文物大備旂有九等垂

之以緣繫之以旃又有交龍之旂龜蛇之旐與夏不同夏雖八尺之旐更無餘飾又引爾雅素錦綢杠者亦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文綢練練則素錦用以爲綢杠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志亦謂章識褚幕丹質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蟻結于四隅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蚍文畫殷士也學於孔子傚殷禮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子行殷禮之事各隨文解之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者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爲章識焉此公明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褚幕丹質者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不得爲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爲之也 蟻結者蟻蚍蜉也又於褚之四角畫

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蛾結於四隅所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也棺蓋亦或取蚍蜉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秖用殷法不牆不翣唯特加褚幕而巳上葬夫子用三代之飾案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彼謂祝習夏禮商禮揔是周祝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故主饋食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故主衣服襲斂周人之喪皆有夏商二祝與夫子用三代之禮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者夫子聖人德備三代文物故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也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

鬭言雖適市朝不釋兵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爲負而廢君命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居則經出則否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報仇之法各依文解之　遇諸市朝者上既云不仕得有遇諸朝者身雖不仕或有事須入朝故得有遇諸朝也不反兵而鬭者言執殺之

備身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卽當鬬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皐門之內則得入也且朝文旣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要是矛戟皇氏以爲市朝正謂市也市有行肆似朝故云市朝此辭非也上曲禮唯云不與共戴天文不備也上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又此昆弟之仇不云不反兵者父母與昆弟之仇皆不反兵上曲禮昆弟之讎云不反兵者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恒執持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 注爲負而廢君命 正義曰負猶不勝也爲其鬬而不勝廢君命也下注云爲其負當成之負亦謂不勝也 注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 正義曰案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

五至第七爲杓是魁爲首杓爲末　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謂從父昆弟之仇旣不爲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

易墓非古也　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疏　易墓非古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墓內不合芟治之事　注　易謂至陵也　正義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古也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喪主哀

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祭主敬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　吾聞諸夫子者

諸之也據所聞事於孔子也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此所聞事喪禮居喪之禮也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言居喪及其哀少而禮物多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者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　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者祭禮謂祭祀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多也　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者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塡池也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塡池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之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

定之辭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給說從者又問

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

斂於户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

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柩非

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 既祖塡池者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外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閒乗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

近比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嚮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外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爲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

注 祖謂至祖奠 正義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者案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郤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者案既夕禮祖曰明旦徹祖奠設遣奠曾子正當

設遣奠時來主人乃徹去遣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爲遣奠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者解正祖之名也皇氏熊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遥指昨日爲既祖於文賒緩其義非也 注禮既祖而婦人降 正義曰既夕禮文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閒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閒今柩車反還階閒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賓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 注給說 正義曰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 曾子至祖者 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已說之非聞子游之荅是故善服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

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主人既小斂袒括髮

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子游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

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絰於武喪

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經帶既在要鄭注加武與帶經似帶亦加武者其實加武唯經連言帶耳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經此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以否何因出則有帶經服之而入但子游既及弔喪豫備其事故將帶經行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見於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樂由人心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作起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雖情異善其俱順禮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

此言子夏子張者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

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云孝哉閔子騫然家語詩傳云援琴而絃切切以爲正也熊氏以爲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也司寇惠子之喪惠子衞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謝其存時又辱爲之服敢辭止之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子

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所譏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惠子至虎者 正義曰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衞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 注 爲之至爲衰 正義曰子游既與惠子爲朋友應著弔服加緦

麻帶經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譏之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案喪服云公子爲其母麻衣鄭注云小功布深衣者以大夫之子爲其母厭降大功則公子爲其母厭降宜小功布衰與此別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爲重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故云重也 注深譏至賓後 正義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鄉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 注南面至明矣 正義曰然鄭亦不知臣定位今以此爲證故云明矣子游弔在臣位適子既鄉南面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內北面也案鄭注之意前既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則此又云臣位在門內北面則凡賓位在門東亦得與盧合也而前檀弓云趨而就

伯子於門右注云去賓位就主人之兄弟賢者若案彼注云則未趨時賓位應在門左者以檀弓之弔當在小斂前同國并異國並在門左若諸侯禮大國賓辟寄公故在門右耳或云檀弓爲異國禮譏於仲子故自處異國之賓故在門西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禮之變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各依文解之

將軍文子其身終亡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越人來弔謂遠國之人始弔其喪主人文子之子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

練冠也待賔於廟目垂於涕鼻垂於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者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所以堪行者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

注主人至賔也 正義曰文子之子簡子瑕也知者世本文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者深衣即閒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　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巳弔祥後爲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衞將軍文子之子爲之雜記經文本爲重來者故縞冠衞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證祥後來弔之事一邊耳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

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是也云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者以其死者遷入於廟故今待弔於廟就死者案士喪禮始死爲君命出小斂以後爲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也或曰此非已君之命以敵禮待之故不迎也或云此是禫後吉時來也故不在寢而待於廟也禮論亦同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所以表哀戚**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

學者行之學於孔子者行之傚殷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禮異之事各

依文解之　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　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之事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揔云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巳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周代是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聃季等末者稱季是也　掘中至道也　此以下三句明殷禮也每一條義兼二事也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所以然者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故云掘中霤而浴也　毀竈以綴足者亦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飮食之事故毀竈也二

則恐死人冷强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　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者亦義兼二事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鄉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　殷道也者道禮也上三句皆是殷禮也【注】明不至之外　正義曰此謂中霤竈宗所以掘中霤毀竈及宗是明不復有事於此處也云周人浴不掘中霤者用盤承浴汁也是以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鄭注云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案鄭旨則知浴用盤也云葬不毀宗躐行者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然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几其文可見故此不言耳至於毀宗躐行掘中霤周雖不為而

經文無云不揔不毀故鄭注言之也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也云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者廟門西邊牆也云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者以其毀宗即云躐行故知行神在廟門之外當毀處之外也行神於後更説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 子柳曰何以哉言無其財 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 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忠恕 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 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 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以分死者所矜也禄多則與鄰里鄉黨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利己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爲利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子柳至頎兄 正義曰案下檀弓云叔仲皮學子柳故知子柳是叔仲皮之子知子頎兄者以此云子頎曰請粥庶弟之母故知子頎兄也 注 古者至貨財 正義曰解布名也言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然者言其通流有如水泉而徧布貨買天下貨財也鄭注周禮云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鄭又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案鄭此旨云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爲一參十參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貝

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案食貨志云今世謂之笄錢是也邊猶爲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或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然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爲錢刀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二子衞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

疏 公叔至請前正義曰此

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　注　文子獻公之孫名拔　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

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哀而難爲繼也失禮中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譏弁人哀過之事　而難爲繼也者此哀之深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　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爲失也夫聖人制禮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爲哭踊之節以中爲度耳豈可過甚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所

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
荅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叔孫武
叔之母死　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　既小斂舉者出戶
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　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　子游
曰知禮　嗤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武叔至子
者　正義曰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
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
叔州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故云公子牙六世孫也云毀
孔子者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是也　注尸出至委貌
正義曰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
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
奉尸俠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説髦括髮以麻
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

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絰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絰案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爲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髮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注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比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

云謂說去其髮更正括髮非重爲括髮也 子游曰知禮

子游是習禮之人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

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 君薨以是舉 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疏 扶君至是舉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所舉遷尸之人 注 謂君至位者 正義曰知是君疾時者以下云君薨以是舉故知君疾時也知卜當爲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案周禮太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 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或曰同爨緦 以同居生緦之親可 疏 正義

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時有至非之　正義曰知同居者以下云同爨緦故知同居也　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爲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遥譏之　或曰同爨緦　甥既將爲非禮或人以爲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皆據緦麻正衰非弔服也故云相爲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亂以爲弔服加麻經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不得稱服故上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時朋友弔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爲服非弔服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　趨事貌縱讀如揔領之揔　吉事欲其折折爾　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　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

上不怠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故騷騷爾則野謂太疾鼎

鼎爾則小人謂太舒君子蓋猶猶爾疾舒之中疏喪事

至猶爾　正義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詩云好人提提　正義曰所引者魏風葛屨之詩也

魏俗褊薄遣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美好婦

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　故喪至猶爾

以上喪事欲疾吉事欲舒因上生下故云喪事雖須促

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

不得怠惰寬慢故喪事騷騷耳過為急疾則如田野之人

急切無禮若吉事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

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

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

之貌　喪具君子恥具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

爲也者君子弗爲也謂絞紟衾冒

疏 喪具至弗爲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辟不至之屬 正義曰此辟不懷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葬用近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今豫死百物皆具是疎棄其親今未即辦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云喪具棺衣之屬者棺即預造衣亦漸制也不一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也助哀戚也【疏】喪服至者也　正義曰喪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録喪服中有下三事各以釋之其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所以嫂叔無服進在姑姊妹之上者取或引或推二者相對其子服重是引而進之其嫂無服是推而遠之並云蓋者記人雖解其義猶若不審然故謙而言蓋【注】或引至遠別　正義曰已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服期牽引進之同於已子案喪服傳昆弟之子期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世父母叔父母期又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有相報荅之義故云報也已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二文相兼乃備或推者昆弟相爲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使疏而斥遠之也言重親解或引言遠別解或推遠別者何平叔云夫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　姑姊妹之薄也者未嫁之時爲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爲之薄

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爲之薄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已有之事曰反哭於爾次於時立曾子之門故曾子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

爲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爲猶行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沫沫靧也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鐘磬而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　之死而致死之者之往也謂生者以物往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有知是不仁之事也而不可爲也　之死而致生之者謂以物往送葬者而雖死猶致生之意是不知之事而不可爲也

注之往至知也　正義曰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故何胤云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用情則不仁不可行

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捨此二塗不仁不知之閒聖人之所難言付之不測之竟言無知與有知者即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　是故竹不成用明者聖人爲教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成善也故爲器用並不精善也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是不死不生也　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爲沫也瓦不善沫謂瓦器無光澤也　木不成斵者斵雕飾也木不善斵鄭注云味當作沫沫靧也靧謂靧面證沫爲光澤也琴瑟張而不平者亦張弦而不調平也

竽笙備而不和者亦備而無宫商之調和也有鐘磬而無簨虡者簨虡縣鐘磬格也亦有鐘磬而不用格縣掛之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廞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云横曰簨植曰虡者虡距也以用力故曰虡也

注言神至知　正義曰神明微妙無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